

青铜器中的生僻字

■ 刘亨亭



商代晚期兽面纹斝[jiǎ]。安徽博物院藏

× 盛食器 × 簋[guǐ]、盥[xù]、簠[fǔ]

北宋至清代金石学家的研究中,已经有了以用途来对青铜器进行分类的思想。以盛食器来说,在博物馆中最常见的器名生僻字之一便是簋。簋一般是圆形,深腹,有无耳、双耳和四耳等类别,腹下有圈足,有些圈足下面还附有方座。自商代开始簋就已出现,其使用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。

“簋”这个器物名称出于文献,其实这类铜器的自铭是“𠄎”[guǐ]。但宋代以来多将其认成另一种青铜器“敦”[duì],后来经清代学者钱坫[diàn]等人的考证,才将“𠄎”释为簋。周代贵族们制作了大量青铜食器,鼎和簋是其中的主角,簋一般用来盛放黍稷等饭食,与盛肉食的鼎相配。

除了实用性之外,鼎和簋还作为礼器组合,成为“列鼎列簋”制度的一部分。在宴享和祭祀时,簋以偶数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。一般来说,天子九鼎八簋,诸侯七鼎六簋,大夫五鼎四簋,元士三鼎二簋。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礼崩乐坏,一些考古发现的诸侯墓中也出现了九鼎八簋的僭越配置。

最负盛名的青铜簋当属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利簋,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南罗村的村民在挖井时偶然发现了这件国宝。利簋内底铸有铭文32字,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,在甲子日这天的早晨,很快就占领了商都,七日之后的辛未日,武王在闾师犒赏三军,赏赐给立功的右史利很多青铜,以此来铸造纪念先祖檀公的宝器。从铭文来看,利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,其所作的这件簋成为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重要实物证据,又名“武王征商簋”。

青铜盛食器中另一类生僻的器名是盥,盥的形制和功能与簋相近,用于盛黍稷稻粱等食物,但相较于圆形的簋,盥整体俯视更接近于椭圆形。宋代的金石学家原来就称盥为簋,称簋为敦。后来容庚先生在《殷周礼乐器考略》从形制上将盥和簋区分开,根据其自铭定名为“盥”。盥还有自铭“盥簋”者,表明盥、簋二者确实用途相似,盥可能就是从簋演变而来的。盥的使用时间短,形制变化也不大。

《周礼·地官·甸人》云:“凡祭祀,共簠簋”。簠的功能也与簋相近,用于盛食,但器形相差较大,簠呈长方形斗状,且器、盖同形,只能从器、盖相接的扣钮方向来分辨上下的方向。不过由于扣钮很小,有些博物馆工作人员常错误地将簠倒置展示,就是因为不知道扣钮的特殊设计。



西周晚期伯多父盥[xù]。周原博物馆藏

× 煮食器 × 鬲[lì]、甗[yǎn]

青铜煮食器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鼎,除鼎以外,甗和鬲也是古代极为常见的炊煮器物。它们与鼎一样,以三足最为常见。《尔雅·释器》云:“鼎款足者谓之鬲”。款足就是空足,不过有些鼎也有空足的,所以鼎、鬲的区别在腹部与足部分界明显与否,鬲一般会有分裆袋状的足。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,不少鬲的腹底部还残留有烟痕,是其用于炊煮的重要证据。鬲款足和分裆的造型,便于加热,更利于鬲的炊煮。

比较知名的伯矩鬲,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其装饰极为精美,盖面饰以浮雕牛头纹,立耳,颈饰夔纹,袋足饰以牛头纹,角端翘起伸出。鬲身饰有立体与浮雕的牛首七个之多,配合地纹,将商末西周初的“三层花”的工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伯矩鬲的盖内和器身内壁,铸有两段相同的铭文,讲述了在戊辰时,燕侯赐予贵族伯矩贝币,伯矩用这些钱铸造了这件铜鬲,以此来纪念其父。

早期甗的形制是在鬲的上面加了盆形的甗[zèng],甗的底部有带孔的算(bì)。甗下部鬲的三个中空的袋状足,可以盛水加热,蒸煮放在铜算上面的食物,甗有些像现在的蒸锅。商代的铜算为单独配件,所以现在遗存下来的商代甗常见遗失铜算。到了西周时期,可能是认识到这个弊端,在甗下部常设置有钩固定铜算,防止丢失。早期上下合体的甗后来变成了上下分体铸造,拆卸方便,下部的鬲可能还可以单独使用。



西周早期火纹鬲[lì]。湖北省博物馆藏

× 酒器与水器 × 斝[jiǎ]、盥[léi]、卣[yǒu]、盃[hé]、匜[yí]

斝一般是敞口,三足一鬲(把手),口部多有两柱。王国维在《说觥》中写道:“曰爵、曰觚、曰觶、曰角、曰斝,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,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。然至今日,仍无以易其说。”所以斝的名字是宋人根据盛酒的多少所定,其中斝的形体最大,故而除却盛酒,形大的斝或可加热用于温酒。

盥与斝一样,也是大型酒器,多为折肩或圆肩,器身最大径在肩腹交接处,腹壁自此向下斜收至底。《诗经·周南·卷耳》有云“我姑酌彼金盥,维以不永怀。”意为通过饮酒来忘却思念,“金盥”在此是为酒器的代称。

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中还记有一则与盥相关的故事: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曾“有盥樽,直千金”,梁孝王爱如珍宝,曾告诫后世子孙“善保盥樽,无得以与人。”后其孙子刘襄继梁王位,刘襄的妻子任王后不顾祖训和刘襄祖母的反对,将铜盥据为己有。后有人告知于朝廷,汉武帝下令削去梁国八座城池,并将祸端任王后斩首于市。此即史书中“梁王争盥”的故事。

卣的形制有扁圆形、圆体、筒形和鸟兽形等几种类别,一般深腹带有提梁,故常被称作提梁卣。《尚书·洛诰》记有:“以秬鬯[chàng]二卣。”《诗·大雅·江汉》又云:“秬鬯一卣。”秬鬯一般是指祭祀和宴饮所用的酒,所以卣是专门盛秬鬯的祭祀酒器。日本泉屋博物馆所藏的商虎食人卣属于鸟兽形卣的范畴,这件卣的虎将人抱于胸前,人的手则放于



西周武王利簋[guǐ]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生僻字合集 常见青铜器

■ 刘亨亭

指古代兵器或工具上安装柄把的孔

有盖,下多为三足。盛行于殷代及西周初期

盛酒器和盛水器,大腹敛口,前有长流,后有鬲

箭头,泰无亡矢遗镞之费,而天下诸侯已困矣

指古代兵器或工具上安装柄把的孔

有空隙而能起间隔作用的片状器具

真正器名尚不可知,似是约定俗成之名

古代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,形状像瓢

古代炊具,多为陶器,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小孔,可以放在高上蒸煮

古代用来盛放黍、稷、粱、稻等饭食的器皿

古代盛食物的器具,自商代开始出现,延续到战国时期

文字侯赛 制图杨千懿



春秋窃曲纹匜[yí]。山西青铜博物馆藏



西周晚期龙耳盥[fù]。山东省博物馆

青铜纹饰名中的生僻字

■ 刘亨亭

除了很多器名难以识读,青铜器的纹饰中也有不少的生僻字。尤其在先秦时期,青铜器纹饰中出现很多神话和幻想中的动物形象,诸如饕餮[tāo tiè]纹、夔[kuì]纹、蟠螭[pán chī]纹和蟠虺[pán huī]纹等,将青铜器营造出了一神秘凝重的气氛。

饕餮在古代传说中是一种贪吃的凶兽,口吞八方,贪婪无厌。最早的饕餮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,不少良渚玉器上雕琢有大圆眼的兽面纹饰,这与后来商周的饕餮纹确实有相似之处。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》有云:“周鼎著饕餮,有首无身。食人不咽,害及其身,以言报更也。”其实不少的饕餮纹并不是“有首无身”,只是兽首居中,身体的其他部位在兽面的两侧对称展开,由于兽首设计较大,其余部分便以相对简略的线条来刻画了。

青铜鼎等器物为何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呢?《吕氏春秋》说饕餮“食人不咽,害及其身”,那铸于器上可能有警示之意。另外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记有“铸鼎象物,百物而为之备,使民知神奸。”商周贵族可能认为凶兽是力量的化身,其狰狞和粗犷之美具有沟通神灵的功能,饰于青铜礼器之上,配合祭祀活动的庄严性,也可显示出震

撼人心的威力。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这样一种神秘威严的纹饰除了祭祀,又可作为战争的象征,代表着勇猛和威信。

夔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定的神兽,《山海经·大荒经》有言:“东海中有流波山,入海七千里。其上有兽,状如牛,苍身而无角,一足,出入水则必风雨,其光如日月,其声如雷,其名曰夔。”夔纹,常见于商晚期至西周时期,常以两两对称的布局饰于铜器之上。一般形象为张口卷尾、头顶一角、长身一足之形。夔纹所表现的动物与商代甲骨文中的象形龙字相似,推测其就是商代龙形的图案刻绘,称之为夔龙纹,可能更明其形。

蟠螭纹和蟠虺纹自春秋出现,及至战国都极为盛行,主要是以盘曲的小蛇形象构成连续缠绕的图案。《广雅》称:“有鳞曰蛟龙,有翼曰应龙,有角曰虬龙,无角曰螭龙,未升天曰蟠龙。”螭被认为是无角的龙,蟠螭即是很多无角的龙缠绕在一起。《述异记·卷上》有云:“水虺五百年化为蛟,蛟千年化为龙,龙五百年为角龙,千年为应龙。”相较于蟠螭纹,蟠虺纹一般无鳞片,布局更为细密繁缛,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有言:“维虺维蛇,女子之祥。”古人认为梦中遇到虺蛇是生女的吉兆。

饕餮纹、夔纹、蟠螭纹和蟠虺纹,承载着历史赋予它们的时代印记,形成了青铜器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,也反映了不同时期古人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变化。



西汉“大乐富贾”铭铜镜上的饕餮纹。扬州博物馆藏

古代马车构件

【饕餮同移】

古时饮酒用的器皿,形似尊而小,或有盖

【夔同只】

真正器名尚不可知,似是约定俗成之名

【盥同工】

古代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,形状像瓢

【匜同仪】

有空隙而能起间隔作用的片状器具

【斝同必】

古代炊具,多为陶器,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小孔,可以放在高上蒸煮

【甗同赠】

古代用来盛放黍、稷、粱、稻等饭食的器皿

【敦同对】

古代盛食物的器具,自商代开始出现,延续到战国时期

【盥同鬼】

有盖,下多为三足。盛行于殷代及西周初期

【盥同和】

盛酒器和盛水器,大腹敛口,前有长流,后有鬲

【盥同族】

箭头,泰无亡矢遗镞之费,而天下诸侯已困矣

【盥同旁】

指古代兵器或工具上安装柄把的孔